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三治”融合 激发乡村动能



区县动态

巴南： 绿色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

为了降低污染，提升稻田的综合利用，近年来，巴南区积极推进绿色防治病虫害的方式，通过统一防治病虫害，今年减少化肥施用量22吨，减少农药使用量近2吨。

通过科技赶场、召开现场会等方式，巴南区大力宣传化肥减量实用技术。同时，布置田间试验和示范片建设，制定了主要作物施肥推荐配方，并加大了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力度，从而确保农业投入品安全，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今年，巴南区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多种措施，减少化肥施用量22吨；通过生态调控、物理防控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的落实，减少农药使用量近2吨。目前，全区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0%以上，统防统治率达40%以上。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合川： 新能源公交车遍布城乡

笔者近日从合川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区共有新能源公交车216台，占公交车总数81.8%。

自《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考核办法（试行）》实施以来，该区逐步推进城区公交车更换进度，对新增公交线路运营车辆，全部采购新能源公交车。当地还顺利完成成门、大石、盐井、草街、清平5条农村客运公交线路改造。目前合川区共有公交线路27条，公交车辆264台，智能公交体系已初具规模，公交车均安装智能监控报警及动态监控系统，实现公交车运行状态实时掌握、实时调度。据悉，当地正有序推进城乡公交车辆换代升级，力争明年内实现城区公交车全新能源化。

合川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綦江： 农业生产废弃物有了“新家”

10月23日一大早，在綦江区赶水镇麻柳村的鸿利有限公司肉兔养殖场，业主李勇打开一个水龙头，用流动水将兔粪便冲入圈舍外的暂存池内进行干湿分离，变废为宝。

“粪便经过干湿分离，粪液进行厌氧发酵处理产生沼液可以灌溉蔬菜，干粪还可以成为有机肥。场内肉兔存栏量常年保持在1.4万只左右，日产粪便可达1吨。”李勇介绍，这些“宝贝”不仅使他的120余亩柚子林再没施过其他的肥料，还能卖给周边的蔬菜基地和农户，形成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果蔬种植”新型环保种养结合模式。

这是綦江区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綦江区加快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建立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努力实现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循环利用，推动农业生产降本增效，减少污染，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綦江已建成配套粪污治理设施养殖场226个，设立农膜回收站21个，农膜回收点124个。今年1—9月，当地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68万吨，回收废旧农膜238吨、农药包装废弃物3.62吨。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莹

直播带货

开州南雅镇： 琯溪蜜柚上市了

10月24日，在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8组胡家鱼柚庄，游客正在果园里采摘蜜柚。

南雅镇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培育的万亩琯溪蜜柚已投产5000亩，年产2000多吨。胡家鱼柚庄通过有机肥培育出的琯溪蜜柚，文旦柚、红心蜜柚和三江柚目前已成熟上市，果子品质优、口感佳，每只在1.5—2公斤之间，市场价为每公斤2元左右。

联系人：周继发；电话：13896908444

开州融媒体中心 余清英

潼南丰产村： 猕猴桃丰收喊你来摘

眼下，在潼南大佛街道丰产村重庆莱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猕猴桃基地里，一根根藤蔓上挂满了圆润饱满、细腻多汁的猕猴桃，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采摘。

目前，基地种植猕猴桃200余亩，已全部挂果，进入盛果期。采摘价格为每斤18元。

联系人：周正军；联系电话：13271971828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重庆乡村 基层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 王翔

10月23日傍晚，听说三崇堂又要开讲座，周边不少村民拿着凳子就往小院赶。

“这在以前不敢想！”荣昌区安富街道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虎回忆，三崇堂是一个有53户人家的传统农村大型院落，以前叫“三重堂”，那时大多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

近年来，荣昌全面推行“小院讲堂”议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大家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村民真正成为了村子的主人，“三重堂”也逐渐演变为“崇文、崇礼、崇信”的“三崇堂”。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我市各区县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体系，坚持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不断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不少新问题，让乡村善治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大好事。



10月18日，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孩子正在制作夏布。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的群众自发参与公共服务，经常组织为小区居民免费理发。
(受访者供图)

问题 探索 群众缺乏参与平台 荣昌建“新风小院”设“小院讲堂”

三崇堂大院有57栋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到处破破烂烂，污水横流，蚊蝇乱飞。”74岁的邱振权自小生活在三崇堂，“脏乱差”的过往记忆深刻。

随着“新风小院”的建立，大家借助这一平台，群策群力，墙面怎么刷，哪里的院子要修补，哪里的环境该清洁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如今，每家每户墙体墙面焕然一新，庭院硬化，地面整洁，旱厕变成冲水式厕所……

近年来，荣昌以10户以上的传统院落为单位，吸纳周边散居村（居）民，结合当地特色建设不同主题的新型农村院落“新风小院”，开设“小院讲堂”，村民选举出当地有威望的人当院长，负责院落的日常管理、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化解、法律普及等工作，村民不仅有了参与自治的平台，而且治理更加聚焦，更能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制度上破解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举办春节年会是三崇堂院落的一个传统，由院落“小院讲堂”议事理事会负责统筹。就在春节前，在院落理事会组织下，全院经过商议，决定自筹资金举办活动。可当活动资金、物品万事俱备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春节年会暂停与否”的选择摆在村民们面前。

通过“小院讲堂”线上会议，村民们一致同意叫停活动，整个过程毫不拖泥带水，更没引起民怨。

目前，“新风小院”结合农村产业发展、农业技术培训、危旧房改造、人居环境改善、城乡接合部整治、市民法治素养提升等工作，已开展活动1000多场，全区12万户家庭参与，解决生产发展问题400多个。一个个民居围成的“新风小院”正演变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大院”。

市委党校副校长周学馨表示，乡村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村民的自治意愿不断增强。但在以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和平台，不少地方出现了社会矛盾多发、群众约束力不够、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为此，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性地搭建了村民参与自治的平台，畅通了沟通交流渠道，荣昌“新风小院”、永川“乡贤评理堂”等，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载体。

问题 探索 基层矛盾纠纷点多面广 巴南“两网三治”让基层治理更精细化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驱车几分钟就能到达周边的城市区域，其辖区内建有不少城市小区，各类矛盾问题叠加，让先锋村基层治理显得颇为棘手。

“过去，我们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上。”先锋村党委书记潘玲说，乱倒垃圾、土地占用、邻里纠纷、供水供电不均等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有时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协调解决各类问题，耳朵都已经嗡嗡响了，一些群众还觉得村里办事效率不高。

先锋新村小区是该村首个农转非安置小区，不少村民有在房前屋后堆放杂物的习惯，使楼道变得十分狭窄，居民过路都不方便，还严重影响消防安全，邻里间时常发生口角。

为此，花溪街道在先锋村试点了“两网融合、三治协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着力构建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首先是将党组织建在网络上，将党员融入楼栋中。”花溪街道相

专家访谈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存： 释放乡村活力应发挥好四个作用

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存认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一要发挥村党组织的统领作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需要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多元监督，正风肃纪，惩治小微权力腐败。

二要激活村民自治的基础作用。村民自治发挥着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农民群众民主权益的作用。激活村民自治作用，需要规范村规民约，为村级组织赋权增能减负；畅通村民反映意见建议渠道，探索“恳谈会”“说事会”等民主协商形式和载体；激活“小组自治”、

关负责人介绍，先锋村把党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每个支部建立2个及以上党小组，由支部书记担任网格长，党小组长担任网格员，打造“平安楼栋”“友善楼栋”“和谐楼栋”“诚信楼栋”“孝善楼栋”等特色楼栋文化。

同时，实行“三治协同”精细化管理，形成《村民公约》，建立“村民道德风尚卡”，奖罚分明，激励、督促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动参与村级活动；开设法治讲堂，打造一刻钟“法律服务圈”；成立“邻姐工作室”，针对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展开调解，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

该村村民王某和张某结婚已30多年，却因家庭琐事沟通不畅致使家庭关系恶化。“邻姐工作室”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与两人谈心谈话引导劝解，最终使两人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成功化解了这场“家庭危机”。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的快速融合，在近郊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呈现出点多面广、千头万绪的局面，给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应不断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新方法、新路径，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问题 探索 乡村各类资源缺乏有效利用 渝北试点建立生产互助合作社

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距离两路城区不到20公里，210国道、空港南北大道贯穿其中。过去，因为大多数村民进城务工，村里的大片土地闲置，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

“我们这离城区不远，道路等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好的，但不知为何，就是没老板来，大家都很着急。”村民周文全说，他家三口人也在城区上班，家里闲置的土地和房屋一直是他的心病，“要是我家的几亩地能流转出去，一年少说也能多两三千元收入。”

2019年，渝北区开始试点探索成立村级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等入股，其收益除用于扩大再生产、解决民生需求外，剩余部分作为农户和村集体收益按股分红。

金刚村组建合作社两年来，已发展柑橘4000多亩，并建起了有机肥厂、苗圃场，2020年实现净利润103万元，给全体村民分红50万元。

在渝北，类似金刚村这样利用合作社盘活“沉睡”资源的村社不在少数。古路镇乌牛村的3000余亩土地也全部入股合作社，全体村民成为股东。“土地可以分红，务工还能挣钱。”乌牛村四组段芬芳夫妇病疾缠身，生活主要靠女儿务工接济。他们家三亩地入股后，每年除了2500元左右的分红，两人在村里务工一年还能挣七八万元。

市供销社总社负责人表示，随着乡村游、近郊游的发展，近郊乡村村民越来越重视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自家的土地、宅基地，以及周边环境的价值提升，期盼能搭上发展的“快车”。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部分资源被活用之外，大量的土地、宅基地、森林等资源都还处在“沉睡”的阶段。

应继续大力推动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信用社“三社”融合发展，构建“普惠”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大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让更多群众分享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院落自治”、“楼栋自治”等“微自治”。

三要强化乡村法治的保障作用。当前乡村法治建设中，还存在着农村法治人才紧缺、农民“信访不信法”等问题。应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法治宣教，深入实施“法律进乡村”活动，提升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素养；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主渠道作用，健全矛盾纠纷一站

式、多元化解机制。

四要厚植文明乡风的教化作用。涵养文明乡风，需要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规民约、家规家训等渠道和载体，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行移风易俗，破除丧葬陋习，整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健全道德评议机制，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开展科普宣教，抵制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邪教等活动。